

專吃童子雞

江青艷史之二十五

● 劉昌博

正式掀起文革序幕

毛澤東熟讀史書，尤其對歷代權謀篡奪的「雜書」，倍感興趣，最有心得；秦始皇與漢武帝是他最關愛的開疆闢地的君主。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由於江青在北京的策動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正式掀起「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這時，老謀深算的毛澤東，他要師法「過河拆橋」的漢高祖劉邦，假借出巡名義遠離京師，讓他的老婆呂后放手誅殺開國功臣韓信等人；以便徹底奠定和穩固他的劉家天下，漢代江山。於是何不如法泡製！

於是，哪晚在杭州劉莊別墅的床榻上，毛澤東對江青把「文革」有關重大指示交代清楚後；他就離開杭州轉往湖南長沙，然後換乘小轎車，進入韶山的一個名叫「滴水洞」的山谷「隱居」起來。

因為，這個山谷裡有個小山洞，不論晴天或下雨，總在滴水，故此得名。

滴水洞是由黃峰山，牛形山及龍頭山三山環抱而成，山間樹木蒼鬱，夏日清風習習，是個避暑的好去處。

毛澤東對於滴水洞，懷有特殊的感情，他的祖居，原本就在這裡。他不但在此出生，小時候還在這兒放過牛、砍過柴、割過草，跟鄰家的小村姑辦過「家家酒」……有過他許多兒時的童年回憶。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澤東回到闊別了三十二年的故鄉，依稀記起兒時的一切，愛鄉之情油然而生。於是，他曾對陪同他的中共湖南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說：「國鋒同志！你們研究一下，在這個山谷裡，修幾間茅房子，省裡的領導同志們在夏天開過什麼會，這兒不好休息一下麼？」

毛澤東的一句話，一言九鼎，比君主時代的「聖旨」還管用。中共湖南省委立即籌劃在滴水洞為毛澤東興建別墅，此事嚴格保密，視同軍事機密，代號稱為「二〇三工程」。

毛澤東原說是「修幾間茅房子」，省委

們一執行就大大加碼，撥款一億七千萬人民幣，興建了三棟樓房，共有九十二間廂房；另外，還修建了韶山通往滴水洞的高級柏油馬路。

這個「二〇三工程」，於一九六〇年動工，到一九六二年竣工；一切裝飾就緒後，善於「揣摩上意」的華國鋒上書毛澤東，隨時恭候毛的光臨。

滴水洞裡美女陪伴

華國鋒足足等了四年，這才終於等來了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抵達滴水洞。

毛澤東下榻於一號樓，哪是一幢灰頂青瓦白牆的洋樓，內有辦公室、會客室、書房及兩間臥室，佈置精緻，裝潢典雅，其中有一間臥室，無論牆壁、天花板、浴衛及傢俱皆是綠色的，據說哪是華國鋒特別設計為江青準備的。這次，因江青在北京大搞「文革」運動，哪間臥室便留給「新歡」們輪流住了！

由於，毛澤東喜歡游泳，在這幢小樓後面修了一座游泳池、池水是導引來的山中泉水、清冽無比。毛澤東每天午睡醒來，總要去游泳池裡游泳，藉以消除他全身的疲憊和滿腔的煩憂。

那時正是夏天，南方的韶山，白天烈日當空，酷熱無比；如果晚上是星月交輝的仲夏夜，毛澤東更喜歡入池泡水，仿如進入清涼境界。

一天夜晚，朗月高掛，卻悶熱不已；華國鋒怕毛澤東寂寞，特別挑選了六、七位美女前來陪伴他游泳。這些嬌年玉貌、身段窈窕的女孩子，穿了緊身單薄的彩色泳裝，在泳池裡玩水嬉戲，彷彿瑤池來的仙女，又似南海游來的熱帶美人魚。她們圍繞在毛澤東的周遭，使他笑嘴嘴的，樂不可支。

其中有一位女孩，年約十五、六歲，活潑天真、清純亮麗，在月光的映照下，分外搶眼；毛澤東越看她，覺得她越嬌美，大有「越女如花看不足」的感受。他情不自禁地拉住她的小手，輕輕地握着，又用手摸摸她的面頰，仔仔細細地端詳，問她的名字，她萬分羞怯；於是，同泳女伴們代她答說：「她叫孟錦雲。」

紅粉知己生活秘書

哪晚游泳後，毛澤東回到臥室就寢前，身心舒爽，只是腦海裡一直浮現出孟錦雲的影子，他下意識地在書桌的箋紙上一連寫了

好幾個「孟錦雲」的名字。毛澤東的秘書把這個情況報告給華國鋒，一向會「辦事」的華國鋒，爲了要討毛澤東的歡心；第二天就把孟錦雲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她跟張玉鳳一樣，初先是生活秘書兼保健護士工作；她倆都成了毛澤東晚年的紅粉知己；而華國鋒因此一機緣，官運亨通，扶搖直上，最後做到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的中共接班人。

從這時起，毛澤東身邊有兩名生活秘書——張玉鳳和孟錦雲，前者性情溫柔而婉約，做事細心又週到；後者活潑開朗，點慧且多才多藝，能歌善舞且會按摩。

毛澤東每頓飯少不了紅辣椒，回到韶山更愛吃家鄉出產的「朝天椒」，一種椒尖朝上的鮮紅小辣椒，辣味強烈，嗜吃的人吃起來最是過癮。他吃朝天椒不要油炸的，要整粒或整根的乾燒，講究吃個純味。

毛澤東說：「大凡革命的人都愛吃辣椒，因辣椒領導過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椒的人也愛造反。湖南人和四川人愛吃辣椒的人多，所以這兩省起來造反的人也就多。」

孟錦雲聽罷毛澤東講起吃辣椒的高論來，她就想起一首湖南人愛哼唱的「辣椒歌」信口唱起來：

「遠方的客人，你請坐；
聽我唱首辣椒歌；
遠方的客人，你莫見笑；
湖南人待客愛用辣椒；

雖說是鄉裡的土產貨；
天天不可少。

要問辣椒有哪些好？

隨便都能說出十幾條：

去濕氣、安心跳、健脾胃、醒頭腦。

油煎爆炒用火烘，樣樣味道好；

沒得辣子不算菜啊，一辣勝佳餚。……

毛澤東聽罷孟錦雲甜美的歌喉，興致飛揚，用筷子大夾了幾個乾燒辣椒進口，然後高聲地誇讚道：「小孟呀，妳的歌聲真美，真箇餘音繞樑啦！今晚吃的辣椒，好香噢，一直辣到腳尖了！」他因孟錦雲才十五、六歲，叫她小孟。

乾柴烈火熊熊慾焰

哪晚他吃辣椒太多，辣得他滿身是汗，睡覺前照理應該洗一次溫水澡；因他身體肥胖，行動不便，兼又血管硬化，害怕浴盆濕滑，不慎跌倒；所以不能盆浴，改爲擦澡。於是，心靈手巧的小孟就在臥室用乾毛巾給他擦背，且以她的纖纖小手替他渾身按摩。這是很好的健身方法，促進血液循環，消除疲勞。

擦澡的時候，毛澤東總喜歡閒聊天，講笑話，開玩笑；因爲這樣可使身心愉快，精神放鬆。

他的話題廣泛，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鷄毛蒜皮。有的時候，他的興致來了，不顧自己的身份，毫不在乎的講一些淺黃色或深黃

色的笑話，叫給他擦澡的保健護士或生活秘書，聽得羞紅滿面，窘態畢露。

毛澤東是個大胖子，炎夏盛夏、汗流浹背，尤其腹股及臀腿之間，汗垢特多；故而，必須脫得赤條條的，光溜溜的，才擦得乾淨。

孟錦雲是先用濕毛巾替他擦乾汗漬，然後方用乾毛巾去擦汗垢，要使盡力氣才能將汗垢從毛孔擦出，揉搓成小麵條似的，然後才好揀抹剔除。當然這樣的擦澡方式，很費力氣，一個小姑娘給一個大胖子擦澡，怎不嬌喘吁吁，香汗淋漓；於是，毛澤東叫小孟也脫去衫褲，較為清涼一些。

那時「二八年華」的小孟，剛好發育完成，嬌艷的胴體，透射出致命的青春氣息；嗜色如命的毛澤東哪能抗拒？何況他的嘴巴在講的哪些深黃色笑話的同時，他的手指在小孟身上的敏感部位做撫摩似的游移，而小孟的小手則在他身上的重點部位擦摸。這般乾柴烈火式的接觸，誘發了彼此互動的熊熊慾焰；於是小孟將她胴體上最隱秘的、最珍貴的東西——一個姑娘的「初夜權」奉獻了出來。

從此，毛澤東十分珍視小孟，把她像張玉鳳一般的看待；小孟為報答她的恩情，十年後（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時，只有小孟給他守靈。

新鮮刺激的初夜權

當毛澤東發覺小孟是個「處女」之身，內心十分欣慰，感到有了安全感。因為，他三年前到南方巡遊，突然染患了性病。他也搞不清楚性病從哪位專列女服務員、保健護士或是各地哪些陪他跳舞、游泳的姑娘傳染來的。

毛澤東不榮譽的病情，傳至劉少奇、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等走資派的耳裡，他們大大鬆了一口氣，斯人患斯疾、健康惡化，可能提早去見「馬克斯」了。可是，毛澤東囑康生的情治系統，秘密調集全中國最權威的中西性病專家，很快就將性病治癒了。

當時，生活秘書張玉鳳笑說：「主席！我說南方的女子身子火爆嘛！您偏不信，這回可搞出麻煩來了！」

此後，毛澤東害怕傳染性病，既痛苦又不名譽；於是，他喜歡跟稚嫩的處女交合、新鮮、刺激又安全。何況，對方年幼無知，對異性無經驗也無從比較，莫不曲意承歡，任憑擺佈。

他熟讀中外「雜書」，腦海裡有歐洲中世紀封建王侯或領主的特權思想，喜歡佔有臣屬妻女的「初夜權」，卻不重視自己妻女或情婦的貞操。換言之，只顧掠取人家妻子的「初夜權」，不管自己妻女婚後去偷人或養漢子，他放縱江青的「婚外情」，即是一個例子；至於其他的許多情婦或性伴侶，離開他後莫不「琵琶別抱」，他也毫不在意。

這就是毛澤東通情達理的地方，為其他暴君霸王所不及。因為，他的動機在嗜「新」，只要享受「初夜權」而已。

這裡所稱的「初夜權」，是泛指往昔的君王、諸侯、領主、祭司、僧侶或酋長等權威統治者，當其轄屬的庶民結婚時，他享有和新婦睡第一夜作為權利的要求。至於，她們初夜後的感情生活，則概不過問。

揮舞紅旗英氣逼人

當毛澤東在滴水洞「隱居」，左擁右抱陶醉於溫柔鄉的時候；江青則在北京掀起了「文革」的澎湃浪潮。哪時的人民大會堂裡經常人聲鼎沸，那些「戰鬥」的雄壯歌聲此起彼落，紅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語錄」，在人群中揮舞。

「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首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台下兩萬多人，把大會堂擠得水泄不通。這些群眾是江青號召與統率的文藝大軍；此後她已變成為「文藝革命的旗手」。

那次大會由陳伯達主持，頌揚江青的貢獻說：「……她給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內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變了，革命的現代劇，到處出現在我們的舞台上，這都是我們文藝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的偉大貢獻。」

「……但是，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

分子，他們卻咒罵它，恨死它；不為別的，就是因為這種新文藝的作用，將大大加強我國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今後，我們必須在江青同志的號召下，堅定這種文化革命的方針，而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直到徹底勝利為止：……。」

在大會中，江青第一次把「舊北京市，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聯繫在一起，稱之為「三害」，在她的演講之後，一下子全國掀起批鬥「三舊」的高潮。

江青在另一次大會上聲稱：「……緊跟一頭，那就是毛澤東思想；緊追另一頭，那就是革命小將（指新竄起的紅衛兵）的勇敢精神，即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

在這次大會後，江青於成千上萬紅衛兵的簇擁下，吹吹拍拍的，敲鑼打鼓的，把「六十年代的江青」跟「三十年代的魯迅」相提並論，在遍佈於中國大陸的大街小巷的宣傳標語畫像中，都可看到江青高舉一面紅色大旗、闊步前進的「旗手」英姿。跟在她身後的是八個「樣板戲」的男女主角：有提紅燈的李玉如、手持駁殼槍的郭建光、穿着皮大衣的楊子榮、揮舞大刀的瓊花、穿着藍色工作服圍了白毛巾的方海珍……。

江青揮舞大紅旗的「旗手」風姿，英氣逼人；賽過她三十多年前在陝北延安飾演「打漁殺家」一劇中蕭桂英的巾幗英雄氣概。

江青此時心中明白，表面上她已是哪一

大群紅衛兵的「娃娃頭」，但當局掌權的走資派，仍在暗中堅決反對她。尤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個常委，只有國防部長林彪對她最好，每次排演現代革命京劇，他偕伴着愛人同志葉群必定有請必來捧場，觀後必然大加讚賞。「……妳真是了不起的文化革命旗手，今後我們部隊的文藝就要靠妳指示了，我要委託妳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你講演，請妳指示……。」

江青懂得毛澤東所說「槍桿子出政權」的道理，她搞「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必須有林彪的「槍桿子」支持才行。從此，江青經常到部隊裡「指示」文藝工作。於是江青、林彪和葉群經常在一起，成了親密的戰友；她有了林彪的「槍桿子」支持，有恃無恐，就大膽向前狂打猛衝了。

孤獨無奈政治遺囑

毛澤東在韶山滴水洞別墅，新歡舊愛左擁右抱的溫柔鄉中，「性慾」獲得充分的滿足，但他的「權慾」仍處於饑餓狀態；當他得知江青在北京推展的「文革」運動，旗開得勝，林彪與江青緊密合作，這顯示向走資派的「奪權」鬥爭，勝券在握，恢復往日權力的慾望又熾熱起來。於是他爲了要支持江青，給她寫了一封不尋常的長信，這封類似「政治遺囑」的長信，文長二千多字，今摘錄一小部分如后：

「……我少年時曾經說道：自信人生二

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

「……這樣，我就祇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爲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哪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吧了……。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

「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我認爲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也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文化大革命。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澤東給江青的此一封長信，內容拉雜含糊，文中預言他死後的中國未來。這是一篇道出了「毛澤東戰略」的不尋常的信，他把這一切寫給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他的孤獨和無奈。

因爲在他身邊可信賴的人已不多了，只有信賴和他共床同枕的老婆江青；像漢高祖劉邦於殺盡功臣，最後只信賴老婆呂雉，如出一轍。所以，這封長信的性格，有些像交代後事的「政治遺囑」。

造反有理革命無罪

毛澤東寫罷了這封信，如釋重負，心情愉快，於第二天——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離開韶山滴水洞，乘「專列」轉往武漢；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刊載了「特大喜訊」：毛澤東在武漢暢游長江，並發佈他游泳時所講的話：

「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並不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東西，其實並不可怕。」

這篇報導，給人造成的假象有二：一是他的身體很健康，可以橫渡長江；二是他仍在外地「武漢」。

其實，他的身子已被身邊的「新歡舊愛」掏空了，體質虛弱，靠補藥及春藥來增強體力與精力。他的人已於第二天悄然回到北京。坐鎮中南海暗中操控「文革」運動，由江青在幕前指揮那些年幼無知，熱情奔放的「紅衛兵」。

很快，全國各地的革命鬪將——紅衛兵，有的坐火車，有的搭軍車，有的步行長征，像螞蟻搬家似的湧往北京，匯成了一枝恍如清末「義和團」一般的雜牌大軍。

紅衛兵在全國各大，中學相繼成立起來，為了支持各校區的「大字報」運動，毛澤東在江青的建議下，也親筆寫了一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其主要內容

為：「……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要想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於是，他倡導「造反有理、革命無罪」。

從此，全國各地的「大字報」運動風起雲湧，幾乎全體罷課；兼之，紅衛兵到各地連串旅行，坐車不買票、吃飯不花錢；於是各地區大、中學男女學生組織起來，以「朝聖」的熱情奔向北京，藉「文革」之名去觀光旅行。何況又可沿途打、砸、搶，恣意妄為，目無法紀，神氣得很！

紅色風暴席捲神州

一九六六年秋季，毛澤東、江青、林彪等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每次都有上百萬人參加，把廣場塞得滿滿的，紅旗飄揚，「毛語錄」在每人的手中揮動。有兩次毛澤東和江青是乘吉普車巡行檢閱。

北京的秋天太陽最烈，天安門城樓風很大，但毛澤東、林彪和江青變得不怕陽光，也不怕勁風，每次都一同站在城樓上向城下的紅衛兵揮手致意，總計八次接見的紅衛兵，人數在一千二百萬人以上。因為，他們要利用這些紅色的「螞蟻雄兵」來推倒當權走資派；要操控這些成千上萬的小猢猻來大鬧「天宮」，奪取權力，恢復往日的尊榮地位；這些小鬼正是他們「扳倒閻王」的本錢。

所以，每次都出面接見致意，以激起紅衛兵「造反奪權」的熱情和鬥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在生日宴會上，江青以女主人身份，談笑風生，趾高氣揚，好不得意。那些因「文革」竄起的新貴們，在江青領導下，圍站在毛澤東座前，齊手舉杯高呼三遍：「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他坐在太師椅上，也不起立，只是舉了舉杯子致答詞：說出一句氣貫長虹、殺氣騰騰、山河失色的話：「祝展開全國全面內戰！」

中央文革的左派悍將們，聽了這句「聖旨」，歡欣鼓舞、磨拳擦掌，隨即在全國展開血腥的奪權鬥爭。於是，「紅色風暴」席捲神州大陸，從中共各部委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乃至地委、縣委均被奪了權；各級黨委書記、政府部長，一個個打成了「走資派」，階下囚，而被拘押、毆鬥、游鬥。

在哪段日子裡，慘遭紅衛兵鬥死的中共黨政軍要員著名者先後有：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中共元帥彭德懷、陳毅及賀龍；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海軍參謀長張學思；煤炭工業部長張霖之，中聯部長王稼祥及外交部長張聞天；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山西省委書記衛恆，湖南省委周小舟及北京市委書記劉仁，末代皇帝溥儀，北京市文聯主席老舍，華北局書記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等，不下數百十人。至於，次級要員被鬥死者，屈指難計。

心胸狹窄睚眦必報

此時的江青有權有勢，她是一個心胸狹窄，睚眦必報的蛇蠍女人；其半生的恩怨情仇，陳年舊帳，都要連本帶利地清算，狠起心腸一樁一件來報復，重點有二：

第一是報復：利用手中的大權、假借「文革」之名，對一切有恩怨情仇的「私敵」實行報復，以至置之死地而後已。

第二是掩飾：企圖把一切不光彩的往事、一筆抹煞，不擇手段地封住一切知情者的口，銷毀一切物證。

為了報仇，江青折磨死了「影壇才女」王瑩、恨王瑩於四十年前在上海搶走了她想主演的「賽金花」女主角。

江青怨恨「戲劇才女」孫世維，於三十年前在延安搶盡她的風頭，並嫉妒孫世維一度受到毛澤東的熱愛；她當然要把孫世維整的慘死。

「黃梅戲女大師」嚴鳳英、江青害死她的浮面罪證是其演唱黃梅調是「淫戲淫詞」。骨子裡是江青妒恨她長得太漂亮，謠傳毛澤東跟她有一段「私情」。

江青整死了「電影導演」鄭君里，因他是江青和唐納在杭州六合塔前結婚的介紹人，對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糗事」知道太多，為了滅口，不得不害死他。

江青通過葉群，委托吳法憲指揮上海的「紅衛兵」交代任務，把她過去討厭或有「私情」的人，一一鬥爭，撻伐，打入牛棚勞改。如情夫章泯、情侶趙丹，以及童芷苓、童祥苓、陳鯉庭，于伶、史枚，顧而已、趙燕俠、鄧玉嬌、黃宗英等，均被抄家，打入牛棚勞改；所幸他們命大，沒被折磨冤死。甚而，在上海開服裝店，嫌江青當年挑三剔四，吵了一架的華垣妮；以及情夫章泯所僱的保姆秦桂貞，也被抓來整的半死不活。都怪他們知道江青的「糗事」太多，統統打入「牛棚」封住他們的嘴巴。

她！雙眼發紅，成了一個「復仇的女魔」。從此，毛澤東十分欣賞江青的表現，雖然還談不上「穆桂英掛帥」，但她敢衝敢闖，確有一股革命造反的氣概。過去她只會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內，為了爭風吃醋，耍潑耍悍，令他嫌惡厭煩。而今，她敢到政爭舞台上打頭陣，倒像純鋼用到了刀刃上；看來這場奪權鬥爭，仍然依靠那批老成持重的老戰友，老同志或老朋友，是不濟事的。因此，他欣賞江青的潑辣慍悍，可在他的操控下奮不顧身，勇往直前。

真槍實彈武鬥起來

但是，江青雖是崇拜毛澤東在「造反」及「鬥爭」方面的智謀才氣；但並不欣賞他「嗜色如命」的德性。想起這回毛澤東從韶山滴水洞回北京，居然又帶了一個不到十六歲的小姐孟錦雲回來，加上一個張玉鳳，左擁右抱，虧他真會享受艷福。

江青心裡琢磨，毛澤東今年七十三歲了，日夜跟兩個小姐粘纏在一起，且且而伐之，眼前身子日漸虛弱衰弱；她在羽翼未豐，肢膀未硬以前，可不願他早日去見「馬克斯」。

她知道毛澤東晚年喜歡玩弄小姑娘，是他相信道家的「房中術」，認為用小姑娘最好是處女的「陰」，可以補他衰老的「陽」。故而，他在晚年一直研究和練習道家的「房中術」，在性愛之前，他要求性伴侶和他一起讀古代房事經書「素女經」。

江青對道家的「採陰補陽」或「陰陽互補」之說，半信半疑。如果，用少女的「陰」可以補衰老男人的「陽」；哪嗎用少男——尤其處男的「陽」，豈不可以補衰老女人的「陰」嗎？江青真的希望「陰陽互補」，讓毛澤東在小姑娘懷抱中「返老還童」，延年益壽；則她就可在他的蔭庇之下，從容攬權，登上「女皇」寶座。

在毛澤東和江青的親自主使下，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風暴」，是中共高級幹部自殺，他殺及被害人數最多的月份。於是，當時未遭整肅的高幹們人人自危，引起廣泛的「反彈」，先有「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變自首案件」，接着因反彈而鬧出「二月逆流」，亦即「三總四帥大鬧懷仁堂事件」。所謂「三總」是指國務院三位尚未垮台的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及譚震林；「四帥」是指兼

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四位尚未垮台的元帥：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及陳毅。他們七人在中南海懷仁堂，向江青發起猛烈反擊，怒斥叫罵、拍桌打椅，聲震屋瓦。由於，陳毅當面喝斥江青最兇，指她搞亂全黨，搞亂全國；他不久即遭江青整肅致死。

起因於「三總四帥」的反彈，各地區軍人集團為求自保，各自暗中組織紅衛兵，發給槍枝彈藥；於是，紅衛兵組織不是學生們的專利，各地產業工人也都組織起來；他們各為其主、分出派系，真槍實彈的「武鬥」起來。

上海坐鎮渾身舒泰

俗語說：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意即是湖北人好鬥難纏。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就是從武昌起義鬧成的；「武漢兵變」前夕，武漢三鎮地區的紅衛兵分裂為兩大派群眾組織：一為中央文革支持的以大專院校師生為主的「工人造反總部」，一為武漢軍區支持以復員軍人為主的「百萬雄師」。這兩大派系組織，激烈武鬥，死傷累累。幸賴國務總理周恩來出面協調解決，才未擴大、惡化為打內戰。

可是，這時中國第一商埠上海，各派系紅衛兵由文鬥變成武鬥，有繼武漢之後的擴大趨勢。因為江青起初是由上海展開「文革運動」；於是，毛澤東就派江青前往上海坐鎮，以防止事態惡化。

這時，上海黃浦灘冒出一名紅衛兵名叫王洪文，因擅於鼓動風潮，闖出了名號，他原是上海棉紡織十七廠保衛科幹事。他口若懸河，能言善辯，居然策動上萬工人紅衛兵，在他領導之下，響應毛澤東和江青的號召，完全控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組織擴展迅速，不久擁有近十萬紅衛兵，專門對付當權「走資派」，從事「造反有理」的廣泛奪權運動。

江青經張春橋、姚文元推薦，見王洪文年僅二十四、五歲，儀表英俊、皮膚白皙、個兒頗長結實，不像是普通的粗壯工人，倒像是一名雅風的書生。難得的是他雄辯滔滔、很有組織才能，兼具吸引女性的魅力，而且還是個「單身貴族」。

於是，江青對他產生好感，欣然收編在她的石榴裙下。由於、王洪文機智聰明，善解人意，很快獲得江青的信任，朝夕留她身旁聽憑差遣；他只是名普通工人，有此奇遇，無異窮小子封為小王爺，怎不對江青感恩圖報，投其所好，侍候得渾身舒泰。

這時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合作掌握了上海局勢，大家稱他們為「四人幫」，其實應該叫為「上海幫」。因為，他們雖非道地的上海人，但卻都從上海起家；尤其王洪文是自小在上海長大，故而他具有上海人的特質：精明，海派和滑頭。

金蟬脫殼巧妙安排

王洪文施展出「文攻武鬥」的能耐，使江青在上海穩住了陣角，其影響所及，全國各大都市紅衛兵的造反奪權運動，才不至像武漢哪樣變質，以至無法掌控的地步。

江青為了籠絡及慰勞王洪文，他很自然地就成了她的入幕之賓；由於、王洪文年輕力壯，精力充沛，江青愛他之熾熱，超過張春橋和姚文元。

可是，王洪文心裡盤算，他和江青粘纏在一起，時間一久，不是江青對他生厭，就是他對江青味同嚼蠟，兩者皆會性趣缺缺。再者，如果讓毛澤東知情，又不甘戴「綠帽子」的話，哪他的一條小命可就難保。

王洪文這個「小滑頭」愈想愈害怕，遂想出了一條「金蟬脫殼」的妙計。

他深知江青講究「吃的藝術」，時常調換胃口，以滿足口腹之慾，而童子雞則是她的最愛。中國幅員廣闊，各地區的童子雞風味迥異，吃法不一。例如四川人吃童子雞有：麻辣、棒棒、清炖、紅燒、脆皮、蔥油等。台灣人吃童子雞，也有三杯、麻油、薑片、香菇、檸檬、白切、咖哩等。湖南人還有「左公雞」的吃法。可謂洋洋大觀，品味繁多。

孔子說：「食色性也」，可見食慾與色慾相連，飲食男女，飽暖思淫慾。推而演之，王洪文斷定江青於色慾、性慾上的「童子雞」，必然也是喜歡時常調換胃口，品味多元化。

殊不知，王洪文的此一推測，正中江

青的心思。因為江青深知毛澤東迷信道家的「採陰補陽」的房中術，欲用少女的「純陰」來補他的「衰陽」。於是，江青也想嚐試用少男的「純陽」來補她的「衰陰」，「童子雞」似的少男，必更具有「純陽」特性，最能補「衰陰」了。

於是，王洪文暗中從紅衛兵中挑選十五

、六歲的青少年，且是容貌俊俏，口齒伶俐，而又活潑可愛的，來作江青起居的侍衛，日夜聽她的召喚。

從此，江青在王洪文巧妙而神秘的安排下，她像毛澤東一樣的「性伴侶」越來越年輕，以鮮嫩的「處男」為上品；艷福口福不淺，嚐遍吃過各類型各民族的道地「童子雞」。

江青對王洪文能精準地「揣摩」到她的心意、滿心歡喜。於是，在江青「皇恩浩蕩」下，王洪文成為「四人幫」之一，坐直升機似的在中共政壇上飛騰起來，成為全國紅衛兵的標竿，怎不令人刮目相看，妒羨不已。（未完待續）

聖文 少年 行 全一冊

曹志源 教授 著

定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曾獲台北市政府聘請學者作家評審推荐為激勵上進啓發愛國情操有益身心的良好讀物。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多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一五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

中外文庫

之三十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 教授 著

全一冊售新台幣一八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冊合售一八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戶。